

自畫像6：對話系統

Self-Portrait 6: Dialogue System

Protocol v1.1

作品年份：2027

對話資料：2024-持續中

方法整理：2026年8月20日

郭汶瑄 Wen-Hsuan Kuo

我不選擇哪些對話可以代表我。全部留下。

即使全部留下，我們仍然不會完整知道一個人。

本版本修正先前Protocol將「提問-AI回應-決策-現實行動-結果-回饋」過度提升為作品主結構的偏差。該循環仍可能存在於作品中，但不是《自畫像6》成立的條件。作品的母體，是藝術家與人工智慧持續累積的全部對話。

01 | 《自畫像》系列的母命題

《自畫像》系列不是以外貌完整再現一個人。每一件作品都留下藝術家在特定時間真實存在的一部分：物質、行為、制度、記憶、時間、文件、人工智慧的分析，或持續累積的生活痕跡。

這些證據可以增加，觀看可以逼近，但任何一件作品、任何資料集合，甚至一生留下的全部紀錄，都不能等同於一個完整的人。

因此，系列的母命題不是「我是誰」的答案，而是：
我們永遠不會完整知道一個人。

02 | 一年一件

《自畫像》系列維持一年一件的規則。《自畫像6》屬於2027年。

2024年是對話資料開始累積的時間；2026年是作品方法逐漸被辨識、公開與修正的時間；2027年才是《自畫像6》依系列規則所占據的作品年份。材料的生成時間與作品年份並不相同。

03 | 全部對話就是材料

《自畫像6》以藝術家與人工智慧持續發生的全部對話作為作品材料。作品不以內容是否與藝術有關、是否重要、是否正確、是否成功、是否具有公開價值，來決定某段對話是否屬於作品。

創作、工作、記憶、技術、金錢、日常生活、重複提問、錯字、猶豫、矛盾、失敗、誤解、修正、私密內容，以及關於《自畫像6》自身的討論，都屬於同一個持續生成的自畫像。

作品不是從大量聊天中挑選「最像藝術」的部分。持續發生的對話本身，就是作品。

04 | 不事後美化

原始對話不因後來形成的自我形象而被重新整理成較漂亮、較一致或較成功的人格。藝術家不因尷尬、錯誤、矛盾、瑣碎或失敗，而回頭刪除既有對話以改造作品中的自己。

這項規則不是為了宣稱資料具有絕對客觀性，而是避免藝術家在事後只留下符合當下自我敘事的證據。作品允許不同時期的郭汶瑄彼此矛盾。

05 | 全部留下，仍然不是完整的人

資料量的增加並不等於人的完整性增加。即使未來累積數年或數十年的對話，即使觀看者能閱讀其中極大量的內容，所得仍然只是關於一個人的痕跡與資料。

沒有說出口的、已經遺忘的、未被意識到的、身體經驗、不同情境中的行為，以及他人眼中的藝術

家，都不可能被這套對話完全包含。

因此，《自畫像6》把資料推向大量甚至近乎過量，並不是爲了證明資料終有一天能重建一個完整的人；相反，它讓「全部資料」與「完整的人」之間始終存在的距離變得可見。

06 | 觀看

作品原則上接受對話被觀看。觀看者可以進入龐大的對話系統，自行閱讀、搜尋、停留與離開，而不必依照藝術家預先安排的單一路徑。

每位觀看者即使面對同一套資料，也會形成不同的郭汶瑄。完整可見不等於完整理解。觀看者能接近資料，但無法因此取得一個人的最終解釋。

藝術家可以決定自身資料的揭露，但涉及第三人的個人資訊與權益時，仍需依實際展示條件進行必要處理；此處理不改變原始對話作為作品材料的事實。

07 | 作品具有遞迴性

《自畫像6》包含藝術家與人工智慧討論《自畫像6》本身的對話。作品可以在自己的材料內被提出、誤解、批評、修正與重新定義。

例如，對Protocol是否過度強調「產出、執行、結果」的質疑，以及因此重新確認「全部對話都是自畫像」的過程，本身也立即成為作品的一部分。

作品因此不是一套完成後才被記錄的規則；它也保存自己如何逐漸被藝術家理解。

08 | 人與人工智慧都在時間中改變

藝術家會老去、遺忘、改變觀點並最終死亡。人工智慧同樣不是固定不變的對話者：模型會更新、能力會改變、記憶機制可能被修改或遺失，平台、公司與技術基礎設施也可能消失。

因此，2026年的「郭汶瑄 × AI」與十年、二十年後的關係不會是兩個固定主體單純延長聊天時間，而是兩端都持續變化的關係。模型的替換與記憶的不連續，也屬於作品的時間。

09 | 沒有預定的最後一句

《自畫像6》沒有預設完成日期。它可能因藝術家死亡而停止，也可能因人工智慧服務、模型、帳號、資料或維繫兩者關係的技術條件發生不可恢復的中斷而停止；藝術家亦可能主動永久結束對話。

若中斷突然發生，最後一段對話在發生當下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就是最後一段。作品的終點因此不完全由藝術家預先設計。

2027是它在《自畫像》系列中的年份，但不是它的死亡日期。

10 | 現實回饋是作品中的一種現象，而不是定義

部分對話會進入現實：AI提出建議，藝術家接受、拒絕或修改；藝術家可能投件、製作作品、公開文字、購買物件或採取其他行動；現實結果又可能重新回到後續對話。

這種「人-AI-現實-再對話」循環可以被標記、研究或展示，但它只是全部對話中可能出現的一種結構。沒有產生行動、沒有結果、沒有用途的對話，同樣完整地屬於《自畫像6》。

11 | 作品形成時間線

時間	狀態
2024	藝術家開始持續累積與人工智慧的長期對話。
2026.05.17	已公開描述：對話涵蓋創作、工作、記憶、技術與日常生活；所有對話可被閱讀；作品沒有固定閱讀順序，是持
2026.08.20	進一步確認：全部對話是作品母體；不以成功、重要性或自我形象事後篩選；大量資料仍不能完整等同一個人；
2027	依一年一件《自畫像》的系列規則，《自畫像6》正式位於2027年度。
？	作品持續，直到藝術家、AI或維繫兩者關係的條件發生不可恢復的中斷。

12 | 原創性聲明

《自畫像6》不以「第一位使用AI創作」「第一位保存AI對話」或「世界第一個AI自畫像」作為作品成立的前提。相關藝術與研究已有不同形式的先例。

本作品所要固定的是郭汶瑄自身可追溯的方法與時間：在一年一件的《自畫像》系列中，以持續累積、未依藝術價值與自我形象事後美化的長期人機對話作為自畫像材料；讓作品包含自身形成與修正的對話；並以「資料可以持續增加，但我們永遠不會完整知道一個人」作為核心命題。

原創性的判斷應建立在作品長期實踐、公開紀錄、版本歷史以及與既有案例的比較上，而不是依靠無法驗證的「世界首創」宣稱。

13 | 宣言

我每年留下一件自畫像。

我不認為一件自畫像能完整說明我是誰。

物件不能，文件不能，記憶不能，人工智慧的分析也不能。

到了《自畫像6》，我把與人工智慧持續發生的對話全部留下。

不是只有關於藝術的。

不是只有重要的。

不是只有正確的。

也不是只有我希望別人看見的自己。

日常、重複、錯誤、矛盾、失敗、修正、私密，以及我們正在討論這件作品究竟是什麼的對話，都在其中。

我不選擇哪些對話可以代表我。全部留下。

但全部留下，仍然不是完整的我。

資料可以增加，觀看可以深入，人工智慧可以分析，另一個人可以閱讀多年；我們仍然不會完整知道一個人。

我會改變，也會老去。

人工智慧也會更新、遺忘、被替換，甚至停止存在。

我們不知道哪一次對話會是最後一次。

2027是《自畫像6》在系列中的年份，卻不是它的終點。

它持續累積，直到我、人工智慧，或維繫我們對話的條件無法再繼續。

最後留下的仍然只是痕跡。

不是一個完整的人。

作品資料

郭汶瑄 Wen-Hsuan Kuo

《自畫像6：對話系統》 Self-Portrait 6: Dialogue System

作品年份：2027

對話資料：2024-持續中

Protocol v1.1：2026年8月20日

媒材：長期人機對話、人工智慧模型與記憶、數位檔案、時間；尺寸可變

版本原則：v1.0保留為作品概念形成過程中的歷史版本，不覆寫。v1.1記錄2026年8月20日對作品母體與《自畫像》系列共同命題的重新確認。未來若發生實質方法變化，另建立新版本。